

铁牛入水佑安澜

□吕樱格

在黄河岸边,有这样一种牛,毅然挺立于渡口夹岸,历经千余年的浪刷风蚀,守护域内之人的五谷丰登,隔绝边疆四伏的狼烟战火,之后又如解甲归田的老将,把半生功名归还给黄土,不忍打扰岸上的生灵,沉睡于泥底完成它一生的使命。

这就是山西省永济市黄河岸边的“黄河铁牛”。据《唐书志》记载,开元时期,“于蒲津关两河岸开东西门,各造铁牛四,及前后铁柱三十六,铁山亦四,夹岸维舟,河梁用成。”唐开元十三年,蒲津关曾修建一座用铁牛拉着的铁索浮桥,铁牛就立在这片淤滩上。铁牛体型硕大,每尊45吨到75吨不等,加之七根铁柱、四尊铁人、两座假山和铁夯墩,足足占去唐朝年均铁产量的五分之四。工匠以黄蜡形塑牛身,将澄泥涂于蜡模外,大火烧制,使泥模烤干并融化蜡模,而后灌入吨级铁水,待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,铁牛就此成型。铁牛深嵌入地基,通过自身巨大重量与河床摩擦力形成“重力锚”,抵抗着黄河急流对浮桥的横向冲击,彰显了古人的工程建设智慧。五百多年里,铁牛默默承受着黄河水的巨大拉力,却坚若磐石般屹立在黄河两岸。

黄河铁牛的建造智慧锻造在桥梁结构中,更藏在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想象里。《易经》道:“牛象坤,坤为土,土胜水。”古人深谙此道,故云“水患汹汹,以土为屏”,期冀铁牛镇守住汹涌的黄河。铁牛的铸造不只在于使用价值,更关乎一场与自然对话的盛大仪式——以凝固的土德之形,驯服无常的滔滔巨浪。更巧妙的是,铁牛旁的四尊铁人分别身着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藏族与汉族服饰,汉族服饰又融合西式燕尾服,象征着包容万象的盛唐气度。七根铁柱则代表北斗七星,囊括天寰,包罗宇宙。先民以最坚硬的金属铸造着最柔软的祈愿——愿天地永安,河清海晏。

铁牛投入使用后,八百里秦川的粟米、丝绸、戍卒皆从铁牛托举的浮桥上徙过,送来大唐的繁荣与安澜。看那牛目圆睁,似在诉说家国的乐与愁。它曾护送玄宗西巡的车马跃步浮桥,也曾阻隔安禄山的铁蹄踏碎关隘。黄河水在铁铸的筋骨间咆哮,而铁牛始终沉默,像咬紧牙关的戍卒,将盛唐的气脉牢牢拴在惊涛之上。直至元初战火侵袭,浮桥被毁,留下铁牛独守在荒滩,如同沉默的史官,铭记着两岸昔日的辉煌。又历经百年更迭,转至明朝鼎新,蒲津渡才重现生机。铁牛再次托起桥身,护送着夹岸人民的喜乐悲欢,直至清代黄河改道,铁牛完成了托举的使命,终于湮没于河沙之下。

如今的铁牛被钢架托举立于大地,成了供人瞻仰与想象的雕塑。旅人摩挲着冰凉的牛角,却不知这铁牛原是活过的:开元年间的炉火给它筋骨,宋元的洪水塑它沧桑,明清的香灰赐它慈悲。牛蹄深陷处,埋着半部浮沉的中国史——从《春秋》记载的“造舟为梁”,到如今飞架南北的钢筋大桥,牛始终以匍匐之姿,将整条黄河的重量扛在背上。



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盖家沟黄河险工。

□雍坚 左庆

1917年,山东三河防务局撤销,成立山东河务局,并将清末时的官堤、民埝调整为官堤、民埝、遥堤等三类堤防。当时济南河段的官堤:上自原长清县宋家桥起,下至原齐东县田家拐子止,长86.6公里,由官修官守。遥堤上起宋家桥、下至章丘姜庄,长53公里,为第二道防线,民国后期即不再修守。

民国初期,因军阀割据,政局不稳,山东河防工程多年失修。1930年据山东河务局向省政府的报告称:查鲁省河工因工程款支绌,历年失修,今又受军事影响,原有秸土埝坝工程均未办理,以致腐朽残破,不堪言状……若河水一涨,危险殆不可言。后经核准拨款,分别将济南上下临河堤防由河务局招商承包,对南岸北店子经盖家沟至章丘胡家岸55公里,北岸齐河南坦至济阳张辛庄两岸堤防进行了培修,计完成土方67万立方米,培修标准高出1921年洪水位1—1.6米,堤顶宽6—8米,临背边坡1:2,截至1934年济南两岸大堤实测堤顶高程为:宋家桥33.30米、杨庄33.10米、冻口镇31.10米、赵庄31.30米、北冻口30.90米、鹊山集31.80米。

险工是堤防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防护堤防出险而修建。原为应急而建的“埝坝”,以秸埝为主体,时间一久容易破防。自清末以来,伴随着治河技术的改进,秸埝逐渐向砖石筑坝发展。黄河济南段共有险工15处,除冻口险工在1890年早早改为石坝外,1932年前,多数险工尚为秸埝或部分石坝、部分秸埝。据记载,1932—1937年间,北店子险工、盖家沟险工、杨庄险工、傅家庄险工、王家梨行险工全部改为石坝,后张庄险工则于此时期全部改为乱石护坦。

除了培修堤坝、加筑险工外,山东河务局当年还就沿黄绿化、围护堤防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。如1930年2月颁布《植树利用章程》《植树奖励章程》《保护堤树章程》;1931年5月,山东河务局训令上下总段、十分段:黄河大堤为防御水患,保障民众生命财产而设。严加禁止沿河居民垦堤种植,勿稍疏懈;1935年,山东河务局转发行政院颁布的“各省堤防造林之大纲”,令沿河各县遵照办理。中游总段南2分段至年底共植树8.92万株。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)

▼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冻口险工。

黄河济南段多处险工改为石坝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qlwbfnjzg@qq.com



神韵秘境,黄河之源

□冯骏祺

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

古人问,黄河之水自哪里来?今人问古人,你们笔下的黄河自哪里来?

浪漫恣肆诗仙李太白,诗作中也不曾违背自然的规律,滔滔黄河自天上而下,自高处而一泻千里,奔流到海不复还。时代变迁物换星移,今日之黄河与昔日之黄河仍是同一条河,又是不同的。溯源黄河,初窥华夏文明之始。

清晨的星宿海上,上百个泉眼吐出的冰霜水雾隐隐连成白色云带,又恰好衔接冰川与天际。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,王之涣不会想到,他随手写下的诗句正在巴颜喀拉山北坡被验证。

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冰川正在融化。当第一滴融水顺着花岗岩的褶皱滑落时,没有人知道它将开启怎样的旅程。无数滴诞生在海拔4800米的水珠,在阳光折射下呈现出星辰的色泽。古人仰望星空时,将银河与黄河互为镜像的浪漫想象,竟在科学考证中显露出惊人的预言性——今日之人通过卫星测绘显示,黄河源区冰川的分布走向,确与夏季银河的星轨遥相呼应。

茶卡盐湖的镜面倒映着千年不变的云影,龙羊峡水库的堤坝铭刻着现代治水的雄心。倘若站在鄂陵湖与

扎陵湖之间的分水岭,便能看到两种赫然不同颜色的水流在此汇聚,就像悠长的、形形色色的文化汇聚于此。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,几千米的巨池干涸,斑驳的山体留下历史的轨迹,整个盆地曾经也是一片汪洋的大海。茶卡盐湖已经不是黄河的主要给水池,但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是不可忽视与磨灭的源头宝藏。那些被现代测绘标记为“卡日曲”“约古宗列曲”的源头支流,在游牧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里,是牦牛角挑开冻土时涌出的乳汁。藏族牧民的经幡在风中书写,浅浅的回旋浪花将古老的文化荡开至远方。

黄河之水奔腾不息,水势如此浩大从何而来?不仅仅是百河千川的汇流和冰原雪盖的融化,黄河一路东行,也吸收了一路的水源和养分。再东到四川省红原县,这片泥泞的大草地,这片沼泽地是古唐克湖的遗迹,蕴含丰富水源,也曾是红军长征时所经过极为凶险的沼泽地。

忽然明白华夏子民对于“源”的执着,自古人始,文人学士不在于考证某处具体坐标,而在确认生命与文明如何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。那些渗入草根的雪水、吹过经幡的褶皱、湖底折射的铜绿,共同构成了比地理源头更辽阔、深邃的精神源头。古老文明的基因正随着风雨变迁、万象更新,融进新时代的黄河源之中。